

何处是归程

「台湾」茅及铨



海峡文艺出版社

I 258.4
313-C2

何处是归程

「台湾」茅及铨

海峡文艺出版社

BC102/11

ISBN 7-80524-544-9

(闽)新登字 05 号

何处是归程

[台湾] 茅及铨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格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2.625 印张 2 插页 263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80534—544—9

I. 444 定价：5.80 元

—

正月十三日，汉城正是春寒料峭。这是四二九八年初，日期是照韩国的古历说的，按新历，该是一九六五年的二月中旬了。

天色灰茫茫地颇有雪意。中午，太阳在云端里还会露了露脸；傍晚时分，根据气象台的报告，入夜将会飘雪，室外的气温可能降到十六度，风速将增至每小时四十英里，而且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

才不过午后六点光景，天已大黑了。在重重的阴霾之下，汉城市内的灯光显得有气没力，虽然有几处霓虹灯光聊示点缀，毕竟是强弩之末。这时候，只有一处地方，正在大放光明，那便是郊外的国际机场。沿着跑道，灯光如昼。几盏探照灯，也正忙着向四方扫射，指引着起落的机航。

从市内通往机场的公路上，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正在加速行驶，车头的灯光如练，可是路上的能见度极低，粒粒雪珠，夹着疾风，不断地敲着车窗。驾驶座前面的刮雨器，努力工作，为了座客的敦促，司机不时用他的白手套，在车窗里把玻璃擦了又擦，以消除那凝结的热气。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尽力踹足油门。可是外面的雪却越下越大，一会儿竟

然像鹅毛似地，一片片无穷无尽，落将下来。

那位座客，也知道司机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了，尽管心里焦急，还是忍耐着不作一声。驾驶仪表板上的时钟，指着六点多十分，只听得那座客微微地轻喟一声，似乎是说，已经迟了一步了。

汽车停在机场大门的光圈之下，在薄暗之中，车门上隐约地可以辨出一个绿色的“十”字符号，仔细看去，还有“汉生医院”几个字样。司机赶忙过来开了车门，从后座跨出车门来的，是一双黑色的高跟女鞋；一只纤细的小手，扶住车门，那手上套着黑色的麂皮手套，装饰着一颗钻石的搭扣。然后披着深灰加上黑条大衣的全身出现在灯光下面。她身材不高，看来只有五英尺光景，有一个浑圆的韩国女郎典型的面庞。虽然面容上带着点儿疲倦的神色，可是一双秀美的眼睛，仍然十分有神。她的脸略带稚气，看来较她实际的年龄要小几岁，你会说她才有二十五六，事实上她离开了医学校已有五个年头了。

她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一旁去等候，自己从容地理了理白色的头巾，推开候机室的玻璃门，进了大厅，她把腕上的小金表朝厅上的大钟校准了时间。这才掉头四顾，打量着厅上的人群。

她赶到问讯台前的时间公告牌前一看，台湾来的第一〇六次班机预定着陆时间是午后六点四十五分，而“实际到达”那一栏却还空着。她一面暗自庆幸，虽然迟了一步，好在飞机也误了点。要不然，他一下飞机找不到人可要气坏。

扩音机里传出了气象特报，说是今夜气候恶劣，机场即

将封锁，所有过境飞机，都将不再起飞，请旅客们准备在汉城权住一宵。消息传来，厅上的人群起了一阵小小骚动。过境旅客，自然都由航空公司安排宿处，纷纷散去。原来打算搭机离开汉城的人，也只好暂时回到原处。这么一来，厅上留下的人数就非常有限，什九都是接客的，而这一晚，机场马上封锁，目前应到未到的班机就只有台湾来的第一〇六次了。

大厅上的大钟报着七点三十分，接客的人们渐渐显得焦灼起来，大家麇集在问讯台前七嘴八舌地打听起消息来。本来嘛，班机误点也是常有的事，航空公司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报告飞机行踪跟预定到达的时间。今晚可就怪了，扩音机一直保持着缄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群众们焦灼的情绪有了行动的表现。问讯台上的服务员不在，有人进了柜台，推开了航空公司办公室的隔门。于是大家就一个个跟了进去。航空公司的办事员一看人多，觉得不好处理，乘机溜到内室，请出一位看来较能负责的高级人员出来。那人戴着黑框眼镜，嘴上留着两撇小胡子，神色有点不大自然。首先他故作镇静，请大家安静；然后，用了一种略带颤动的声调说道：

“请各位保持安静，不瞒各位说，本公司对于第一〇六次班机的期待，比各位更加迫切。在半小时之前，该机始终与本场指挥电台保持联络，只说气流激荡，视野不清，机翼结冰，无法按时到达。以后，气象台报告南方风速加强，要我们今夜作种种安全措施。一〇六班机也就在那时失掉联络。现在除了已经将该机的大概位置，报告民航总局请由海军当

局协助搜寻之外，我们仍继续试行与该机通讯，虽然没有回音，还不至完全绝望。现在请各位合作，不要慌张，静候我们随时报告好消息。”

她，不会跟着大众进入航空公司的办公室。因为，她一向头脑冷静，不愿随同庸庸的众人做无谓的行动。听到众人的交谈，她知道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她觉得眼前一圈绿晕，渐渐扩大，终至五彩缤纷。这绿色，是她在手术室里所习惯的绿色。事实上，这几天，这绿色的光晕，一径在困扰着她，也许是睡眠不足使然吧，她觉得呼吸迫促，心跳得很快。这现象，她自己是医生，可是她也无从解释。

飞机场忽然热闹起来，消防车、救护车都纷纷出动地勤人员也都紧张地聚集起来。她的职业警觉，本能地支持着她自己。她勉强放稳脚步，走到面临机场的落地玻璃窗前面，用自己发烧的脸庞，贴着冰凉的玻璃，一面替自己敞开了领口的纽扣。她卸下大衣，放在长椅上，然后顺势坐了下去。

八点钟，冗长的静默过后，扩音机忽然发出了声音：“请注意，请注意，海空军当局已经派出机舰，在西南方海面开始搜索，因为气候太坏，视界不清，现在用雷达搜索中，如果有什么发现，再报告各位。”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又溜过去了，她木然地坐在长椅上，凝视着外面机场上乱舞的雪花，凄厉的风声，使她宛若堕入了梦境。这风声对她如此的熟悉，不错，那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哥拉吉，他们在那儿尝到乍见又别离的滋味。

她忽然觉得有人站在面前，抬头一看，却是她家的司机。他欲言又止，显然是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又拙于言辞。她

从梦境里醒觉过来，定了定神，说道：

“你先开车回去吧，一会儿我会搭航空公司的大客车进城。你告诉爸妈，请他们别等我。”

司机犹豫了一阵，“可是……”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诚实汉子，在汉生医院干了将近二十年了，几乎可以算是她家的一分子了。他本来想说：“可是，小姐，今儿是你的生辰，你不回去，我怎……”可是，目前，他能体会到小姐的心境，因此把话又咽了回去，只微微地躬了躬身子，迟缓地走了。

接客的人们一时又现出浑沌的局面来，有的像热锅上蚂蚁在厅上踱来踱去。有一对老夫妇，似乎是来接他们的孩子，女的已经泣不成声，男的尽在一边安慰她。也有一些人大概是来接他们的上司或是不关痛痒而又非接不可的人物，到这时却露出一一种厌烦的情绪来。

只有她，似乎没有表情。她微凸的额头，是一种坚毅的象征，富有情感的眼睛，现在只是寄望在外面灰暗的天空之中。她的嘴唇蠕动着，也许是在说什么祷辞，而又不闻其声。人群又涌到航空公司办公室去了，她却没有任何行动。

十点十五分，扩音机又传出了令人气馁的消息：“指挥塔始终不曾再与一〇六班机取得联系，海空联合的搜索，也因为风涛太险，没有什么效果。不过海军某部的舰又在西南面海上距岸二十英里的地点发见可疑的物体，现正设法接近中。”

厅上的人群再度被激起了骚动，诅咒，祈祷，各种反应，不一而足；航空公司当局，在扩音机里再三要求大家在消息不是最坏的情形下，尽量不要失望。同时，机场的餐厅里备

了热的茶水，请大家到那儿休息宁神，不要多作无谓的烦恼。

她的冥想又进入了另一境界，仿佛是六年前的东京机场。那时她刚从汉城医学院毕业，要到纽约一家医院里去实习，从汉城到东京的一段行程，使她饱尝了孤寂的滋味。虽然，她生来好静，除非是家人共处，否则，三个人以上的聚集就会使她退避。离家不过几个钟点，在东京机场上两小时的逗留，竟然使她渴望有个能与自己相谈的人。因此，当午后七时，西北航空公司由东京飞往阿拉斯加的……

扩音机突然发出声音，中断了她的沉思：

“首先，请大家不要惊慌，第一〇六次班机有了着落。海军方面的报告，证实了该机已经在北纬三十六度半东经一百二十五度海面失事，因为风浪太大，营救工作进行困难，恐怕要等明天以后才能展开。有关当局正在竭力设法……”

她觉得眼前一阵模糊，心头有一种要想呕吐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在最近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存在，也许是一种热切期望而引起的反常现象。她颓然地在椅子上坐下。这时扩音器又传出声音来：

“一〇六次班机上工作人员及旅客一起三十六人，正驾驶金胜辉，副驾驶李日成，服务员……下面是全部旅客名单……”

每一个名字念出来，就像是一下丧钟，重重地敲击在她的心上，她的额上冒出了一阵阵的汗珠；她的心，想从胸口跳将出来；她的嘴里干得难受，她整个身子似乎是飘浮在太空之中。她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他，却每一个名字都不是他，他，他，他，呵！

名单似乎念了一个世纪，像一阵暴风雨过后，她渐渐地清醒过来。营救工作要待天明才能展开，人人都有一份期望，她可没有了。因为，因为名单上没有“莫恒夫”这个名字。这却似乎更坏。

宋容淑全身乏力地拈起了大衣，披在肩上，缓缓地推开了候机室的大门，一阵寒风像刀子似地插将进来。她的脸颊上挂了两行清泪，谁也分辨不出她是喜是悲。她该感谢上帝，他没有来；还是该诅咒，他居然没有来！

雪下得更大了。她迎着风，朝汉城的公路走去，她不觉得冷，她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一九六五年，气候显得十分失常，有人说，这是因为世界各地试爆核子太多的缘故。在汉城大风雪的那夜，春的足音却仆仆地来到了台湾。三四个月以来，台湾久旱不雨，日月潭的水位降到只余几英寸，电力公司除了供应必要的工业用电之外，民间照明用电早已是夜夜分区停给了。

旧历正月十三日傍晚，台湾岛的西北方向，忽然集结了大堆乌云，夜间九点光景，这堆乌云笼罩了整个岛的中北部，台北市的郊区，这时正巧轮到停电，本来，日期已经将近元宵，夜间月色正好；可是这一夜，随着弥天黑云来到的，是阵阵闪电。九点一刻，一声霹雳，震动了宇宙，接着风声夹着雨点，疯狂而至。天公似乎想把郁积了一百多天的闷气，尽情地宣泄一下，这一阵雷雨，连续下了两个多钟头，排水不良的街道，霎时间都成了一条条的小河，市内低洼地区以及环河一带，照常成为泽国，好在时间不晚，居民们纷纷携老扶幼，迁向就近的安全地点。

近半月来，因为气候干燥，山林失火已经不止一次；一种普遍的流行病，也到处传播着，患者皮肤上发出点点红斑，口腔黏膜破裂，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症候，可是却已使各公

私医院，门庭若市。

正月十一日午夜，市郊某地传来了一阵隆隆巨响，市民们虽然一度惊醒，要不是第二天报上登载了下面这条不大的消息，大家怕早就把这事忘怀了。新闻上写着：

金星化学工厂不幸事件

氢气反应塔爆炸

死一人重伤三人

（本报讯）北市东郊金星化学工厂，从事油脂硬化工业，历有年所，昨夜十一时二十三分，氢气反应塔控制失灵，轰然巨响，酿成一死三伤之惨祸。领班工人王金水当场身亡。伤者工程师一人，另二工人……当经急送协和医院救治，因在大爆炸现场受震颇重，迄今尚未脱险境。

按伤者之一，为该厂工程师莫恒夫，原定今起休假两个星期，出发韩国旅行。莫君忠于职守，临行前晚，职务虽已交卸，仍往工场作例行巡视，竟罹此意外……

正月十三夜的雷雨，使干旱的土地获得了苏生。可是对莫恒夫来说，却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他的大脑自从在出事现场受了剧烈的振荡之后，神志一直在昏迷之中，左腿虽然受了爆炸破片的打击，流了不少的血，但却没有大碍。他的体温很高，脉搏微弱，两天两夜，一直靠着氧气面罩，维持着呼吸。这夜第一声春雷，给了他生命一个转机。当然他不知道上帝把他从第一〇六次班机的名单上删除下来，究竟是哪一种的安排。在潜意识之中，存在着一种不安。他的另一只

眼睛看到了汉城公路上，冒着风雪失望回去那个娇小的身影。可是他的肉身，辗转在协和医院三〇八号病室里，不能随着他的心灵，穿越无际的空间，在旷野里发出呼声：“容淑啊！我在这儿！”

病室里没有灯光，因为这是停电时间。莫恒夫曾经有一个家，他的妻子女儿都在这个岛上，却不在他的身边。两天来，日以继夜，焦灼地守候在他病榻旁的，是另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纯纯。

十多年来，恒夫的家庭经过多次的变故，他的妻子张若云，已告分居。就恒夫个人来说，他半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家庭的支离破碎，一个男人没有一处足以安放他心灵的窝，还谈得上什么事业呢？

这夜的一声春雷，把莫恒夫从精神的桎梏里解救出来。首先，他感到自己浮扬在一重白蒙蒙的烟雾之中，那是反应塔爆炸当时残留的印象；随着，他听见远远的隐约的鼓声，这是飞机引擎的吼声。那白色的烟雾，渐渐地凝结起来，形成了一簇簇积云皑皑的山颠，这可不是阿拉斯加的安哥拉吉？他仿佛见到一个人影，在浩渺的烟波里奔跑，那个影，白色的人影，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越跑越快，越跑越远。恒夫紧紧地追逐着那个缥缈的影子，那白色，纯净的白色。他觉得很吃力，觉得那影子渐渐模糊起来，然后轻烟袅袅地飞腾，眼前的白色转变成粉红、浅紫、天蓝而后深绿。

他的耳傍响着一串银铃，琅琅琅地，清越地，自远而近，他似乎又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

鱼在水中游

水在溪里流
潺潺的溪水呵——
在大地的怀抱里永无止休！

时光像流水，
你像我游鱼，
让我们一起珍惜，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他觉得胸口很沉重，他想竭力呼喊：“等着我，等着我！”可是他发不出声音来。他想挣掉无形的羁缚，挥动着臂膊，翻腾着整个身子，可是身上、心上好像有千百斤石块压着，一点动弹不得。那歌声不断地在他耳边回荡，尤其是最后那两句，反复又反复：

让我们一起珍惜，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恒夫的脑海中融出了一个少女的面容：薄薄的嘴唇，光亮的眸子，永远露出一一种予人激励的光辉。她低哼着，头一偏一偏地，几络秀发，自然地在额前摇来摇去，就像熟悉的往日。

她忽然现出不胜烦恼的神色，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他记得她说过：“我只有在最快乐的时候才叹息。”然后，她的面容严肃，缓缓地转过身去，缀在她臂上的“双蛇蟠杖”的纹章，发着炯炯的光，那光是那样的强烈，使恒夫几乎睁不起眼来。她转过身去，背向着他，她的身形渐渐远去，缩小，终至变成一个黑点，走向无穷的太极。

恒夫目送着，他觉得心里十分宁静，刚才那耀眼的光芒，似乎给了他一种启示，重又点燃了他生命的火炬。他想唱出那短歌的后半段：

时光像流水，

你我像游鱼

让我们一起珍惜，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他的意志力融会了所有的能量，使他的喉咙底里发出了嘎嘎的声响，这是他两天两夜以来第一次发出来的声音。

风雷的消逝，就像来时一样地骤然。这时候已经过了夜半，只余下一声声断续的檐前滴水，夜是那样的寂静，天上的云也渐渐收去，将满的月亮，在淡墨似的云层后面，射出了皎皎的光辉。

纯纯在新闻学院读书，她已经在校里请了两天假。这两夜，她都没睡，只是拖了把椅子，伏在恒夫的病榻边上休息。十年来，他们舅甥俩相依为命，只有她，最能了解恒夫的一切，而她在台湾除了恒夫也没有亲人。虽然他们年龄相差了一段，因为兴趣近似，恒夫对她的感情，还不如说像兄妹更来得切实些。

恒夫的这次意外，纯纯并不十分担忧，因为她心里有一种感觉，也可说是一种信心。她觉得恒夫是个生命力极强的人，死神绝对夺不走他。可是她觉得他的病榻边需要有一个人在这儿侍候他，并不因为她是他在目前可以找得到的亲人，她并不以为这只是一种责任。

恒夫恢复知觉的时候，窗外已经露出鱼肚白来，他睁开

眼来第一个感觉就是额头上一袋重重的冰。接着，他很快地联想到自己的身之所在。他的左腿经过包扎，动弹不得，周身有一种麻痹的味道。工场出事那一刹那，也在记忆中重现出来。

纯纯非常警觉，她蓦地坐起身来，轻轻地唤了一声：“舅舅”。恒夫听见有人喊他，自己却答不出声音来，无形中把头点了一点，这个动作纯纯下意识地体会到了。她蹑足走到窗口，旋亮了靠窗的一盏蓝色小灯，看看时刻，正是清晨四点三十分。

纯纯走到床头，用手探了探恒夫的额头，热度已经退了不少，她发觉恒夫醒了，并不十分惊奇，因为她知道他终必会醒过来的，她按了按铃，不一会值班护士进来，纯纯示意可否请她撤去氧气，同时把冰袋移开。护士测记了病人的记录，却显得有点惊异，她觉得恒夫情况的好转有点近乎奇迹。因为跟他同时受伤的两个工人，外伤没有他的严重，现在都还在昏迷之中。

护士出门以后，纯纯走近床边，把自己的手掌，放在恒夫的掌握之中。她觉得他费力地合拢手掌，他的掌心潮润，有一股微弱的热气。她的心底忽然涌上了一丝莫名的惆怅，喉咙里非常的不好受。却勉强地低呼着：“舅舅，这是纯纯！”

片刻的醒觉以后，恒夫又陷入了虚脱的状态之中，那是因为他曾经流了相当分量的血，一时不容易恢复过来。他能觉察掌心里的一只手掌，那一丝丝的热气，已足以使他的思绪升华，带他回到五年前的东京机场去。

一九五九年圣诞前一个星期六，西北航空公司自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阿拉斯加的第一〇〇次班机上只有两个东方人。不知道是上帝还是航空公司的安排，他们的座位给放在一起，第三排的左边。

男的是从台湾来的，登机较早，他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黑领带。从服饰上看来，显得老成了一点，跟他看来似乎不够成熟的容貌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有一副深沉的眼珠，在两道浓黑的眉毛之下看起来人诚恳亲切，有时偶或泄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他经常含笑，笑容展开的时候，眼角的鱼尾和额上的皱纹忠实地报道了他的年龄。他的座位靠窗，所以登机以后很容易把零星的东西搁到行李架上。

旅客们继续登机，可是他右手的位子还是空着，直到飞机引擎暖起的时候，过道上有了阵细碎的步履声，一位女郎，全身黑色的装束，出现在第三排的空位边上。她对了座号，放下手上的提包，把挂在肩上的一个35m/m Petri28的照相机跟一个电晶体的收音机搁地座位上面。机舱里的灯光不亮，不过足够看清她的仪态。她有一个浑圆的脸庞，短头发，没有什么修饰，眸子极其灵活，薄薄的嘴唇。你不能从她的面容上说出特别的美处来，可是都有一种自然蕴蓄的动人之处。她穿着一身合度的黑呢服装，除了胸前有一颗白色的钻石花，别无其他的装饰品。她虽然来迟了，行动紧凑而不慌张，显见得是受过某种训练。一举一动，始终保持着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行装堆满座位，自然得往李架上搬，旁边那位男士，义不容辞地应该效劳。说过谢谢以后，她坐了下来，开始脱